

# 手写春联沁墨香

赵立新



## 鹤城的雪

扬清

很多时候,我想把雪留下来,但雪总给人一种倏忽之间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,苏轼的那句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描述得最为真切。然在鹤城,却能把那白雪皑皑的感觉多留几日。

鹤城的雪落在山间。南边的龟山与北边的金凤山像两个巨大的屏风,阻遏着冬日呼啸而来的寒风。从而让那鹤城的雪,扯絮棉棉似的静静下落。有打着旋儿的,有左顾右盼的,有漂泊无定的,不一而足。因为少了些许风波的干扰,雪花下落的时候,便显得分外轻柔,像是《天鹅湖》舞剧中美丽的纯情少女在舞动着那芊芊舞步。她用脚尖轻轻地点地,身形轻柔地回环往复。她那纤细的脚尖,点触的并不是冰冷的大地,每一下轻轻触地,点化的都是处身雪景之中的看客。让那处身雪景之中的看客都随着她那舒缓的节奏,了悟大自然的洁白无瑕。而这样的赏雪佳境,源于鹤城被众山拱卫的独特地理风貌。这样自然形成的环形舞台,让鹤城的雪在平静的天地之间,出演了一幕银装素裹、雪花纷飞的舞台剧。

雪儿的演出结束了。演出结束的时候,演员谢幕的时间总是很短暂。尽管人们留恋地看着周遭的雪景。但雪终究是要退去,就像那横陈在天地之间的每一处幕布,终究是要拉开。

雪晴了。拉开窗帘,房屋周遭的积雪已消融殆尽。昂首遥望,却发现龟山的山巅却仍是白的。这大概就是鹤城的雪景最值得玩味的地方。我有些焦急地走到工农路上,着急去看那被鹤城的山岚散留下来的白雪。雪终究还是偏爱鹤城,岂止山巅是白的,整个的龟山都是洁白的。龟山上,仍被白雪覆盖的松柏,像一根根骨节粉白的银针似的,铁骨铮铮地直指苍天。那松柏终究是树木中的栋梁之材,虽处身酷寒之境,那苍绿也并未退减几分。而这样的一株株松柏,就在鹤城南边不远的龟山上。在落雪的日子里,让鹤城的雪景平添了几分清正之气。

鹤城的雪落得轻柔,去得迟缓。落雪的时候给人以欣喜,消雪的时候给人以遐想。我独爱那雪覆青山,经日不去的独特雪景。因为无论是雪还是人,都知道这雪景终究是要去的。但那满目的青山白雪,却使看到这绵延两三日的雪景的人儿,不免要吟出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落山村”的句子。这样的时刻,就不论雪终究是去或是留了,因为青山犹在,待雪有时。

## 朋友

骆建忠

朋友是人生路上的知音,是心灵歇脚的驿站,是收藏心事的寓所,是储蓄感情的行囊。

朋友如醇酒,味浓而易醉;朋友如花香,芬芳而淡雅;朋友是秋天的雨,细腻又满怀诗意;朋友是十二月的梅,纯洁又傲然挺立。

朋友是可以一起打着伞在雨中漫步的人,是可以一起骑在车上飞驰的人,是可以徘徊书店、书廊,有悲伤一起哭,有欢乐一起笑,有好书一起读,有好歌一起听的亲密伙伴。

朋友不是书,它比书更绚丽;朋友不是歌,它比歌更动听。朋友应该是诗,有诗的飘逸;朋友应该是梦,有梦的美丽;朋友更应该是那意味深长的散文,写过昨天又期待未来。

有朋友同行是一种安慰,有朋友鼓励是一种力量,有朋友帮助是一种温暖,有朋友惦记是一种幸福。朋友是一种缘分,无论缘深缘浅,无论相距多远。

新朋友淡如柠檬,丝丝清凉润喉;老朋友情同手足,风雨相随,患难与共。有朋友真好,哪怕是网络上的相识者,互动结友情,或许你只想要一缕春风,而空间的朋友却给了你整个春天。

有朋友,有朋友的爱是件十分温柔的事情。在灯下念书会走神,想起一个又一个朋友,想起许许多多共同经历的往事,想起曾经讲过的话,那种温柔会立刻包围你。在宁静的深夜里,想起朋友会让人迷醉、快乐、欣慰。

对朋友的思念像袅袅的轻烟不绝如缕,对朋友的祝福是潺潺的小溪叮咚作响。或许岁月将往事褪色,或许空间将彼此隔离,但值得珍惜的依然是朋友间的情谊。

真心祝福,纵然相隔千里也能感受到友谊的气息。真正的朋友,其实无所谓远近,无所谓性别。也许他身在咫尺,也许他远在天涯。只要彼此相拥,彼此关照,这份相知、相思、相助、相契,就是人间最真挚的感动。

朋友是缘,值得永远珍惜;朋友是金,永远光辉灿烂;朋友是琴,演奏美妙佳音;朋友是茶,品味一生清香;朋友是笔,写出幸福安康;朋友是歌,唱出温馨眷恋。

朋友是人生路上最美的景色,友谊是彼此相连的心弦。让我们用心灵去感悟,去点缀这人生路上的风景。用真诚的付出,收获人间最感人的真情。祝福亲爱的朋友开心快乐,永远幸福!



## 商洛山

(总第2288期)

刊头摄影 贾凤莉

## 父母亲的名字

贺绪林

亲感到不公。

母亲的乳名叫金桃,一个很好听的名字,我是读高中时才知道的。那年收到舅舅的一封信,开头的称呼是“金桃姐”。听母亲讲,舅舅读书不多,只是小学毕业,信肯定是舅舅请人代写的。“金桃姐”三个字写得苍劲有力,很见功力,比我的字好多了。我给母亲念信,不知怎的念母亲的名字我有点口涩,很不好意思,甚至脸都红了。我还偷看了一眼母亲,母亲却兴奋异常,脸上泛起了少女才有的红晕,这是我从未见过的。

母亲的大名不知是她自己起的,还是别人给她起的。我没问过母亲,母亲也没给我说过,不得而知。中国妇女叫“桂英”的人太多太多,我觉得母亲的大名有些俗了,远不如她的乳名好听。

母亲的娘家在泾阳。有语云:金周至,银户县,富裕不过泾三原。泾阳、三原至关中平原的“白菜心”,无疑是个好地方。母亲曾无数次地给我讲过她的娘家——泾河岸边的一户村子,土地平展肥沃,泾河水亮清清,河中有小船悠悠;每年春、夏、秋三季河边挤满了浣纱的小姑娘,莺歌燕舞,笑声赛过银铃……母亲每每给我说起这,脸上就出现甜蜜的笑容,似乎回到了少女时代。我也完全被母亲的情绪感染了,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歌: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,我家就在岸上住,听惯了船夫的号子,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多年后我去了一趟舅家,舅家是个好地方,但没有母亲给我描述得那么好,这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失望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没有回过一次娘家。不是母亲不想回娘家,皆因家中贫寒所致。其实杨陵距舅家只有一百多里路,可母亲辛劳一年却攒不下去舅家的盘缠。每年母亲都要念叨,今年一定要回娘家。打年初她点灯熬油加班加点给别人纺线攒回娘家的路费盘缠,

到年底也攒下了几十块钱,可过年的开销却没有。一到腊月,父亲就为过年发愁,而且“心怀叵测”地打母亲那点钱的主意。母亲看到父亲愁眉不展的样子,于心不忍,不等父亲开口就掏出钱来帮父亲度难关,父亲接过母亲的钱几分高兴几分愧疚地说:“明年我帮你一块攒,咱们一搭去泾阳看望老人。”可到了年底手中还是没钱。年年都这样说,年年都不能成行。父亲直到去世都没有把对母亲的承诺兑现,这是他很大的遗憾。

父亲去世后,我长大成人了。在心中暗暗发誓,一定要让母亲风光光回一趟娘家。我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。可老天爷偏偏不照顾我,一场飞来的横祸夺走了我的健康。外祖父去世时,舅舅发来一封电报,母亲当时守在我的病床边而未能回娘家奔丧。每每念及此事,我都泪水潸然,痛责自己。我对不起祖父,更对不起母亲。

母亲目不识丁,可她认得出父亲和我的名字,这让我惊奇不已。那时候,生产队每分东西,分给各户的东西都用纸条写上户主的姓名贴在上面。父亲在世时,户主自然是父亲。父亲去世后,我接班为户主。母亲取所分的东西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我们的名字。

我曾问过母亲是怎么认得父亲和我的名字,母亲笑着说,就那么几个字,看得多了就认下了。当时我除了惊奇,就是不解。一个目不识丁的人,不认得自己的名字,却认下了丈夫和儿子的名字。母亲去世后我才有醒悟:一个女人嫁给了男人,她把全部的依靠和希望寄托在这个男人身上;再有了儿子,她又把全部的依靠和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她心中只有丈夫和孩子,唯独没有自己。这是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,也是中国妇女的悲哀。

行笔至此,我又想起了一件事。20世纪

60年代初,正值三年困难时期,家里没啥吃,母亲每天按定量做饭,先是尽我吃,再后是父亲,最后给她剩下了半盆清汤。母亲得了浮肿病,用手指在小腿上一按一个坑,半天起不来。

父亲生于1911年,属猪,那一年是辛亥年。他念过几天私塾,常对人讲,他是宣统三年生人,口气颇似清朝遗老。其实,他是个忠厚朴实的庄稼汉,从不关心改朝换代之事。他常说,咱庄稼人就盼望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母亲比父亲小3岁,生于1914年,属虎。母亲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五。母亲说她是个没福人,生在二月,年过完了,好东西都吃光了,青黄不接,是个饿肚子的时节。母亲每每提及她的生日,都要念几句俗语:九九加一九,穷汉顺墙立,冷是不冷了,光害肚子饥。

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8年,没有过一次生日。这都是我的罪过。

时光如流水,弹指间父母亲离开我快半个世纪了,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是否姓名如旧?去年清明时我在父母的坟头立了一块墓碑,碑上刻了父母亲的大名,同时也刻了一行碑文:父恩如山,母爱似海;育我成人,永世不忘。

我不糊涂,明白任何人的名字不管刻在怎样坚固的东西上,终究都会被时间的巨手磨灭。我的父母亲都是平平常常的人,他们的名字能不能被人记住,我没有多想。我在他们的坟头立下石碑,刻上他们的名字,只是为了寄托他们的儿子对他们永远的怀念。

